

宋元通鑑

第十四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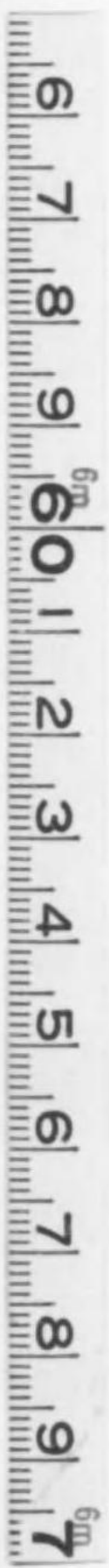
特279-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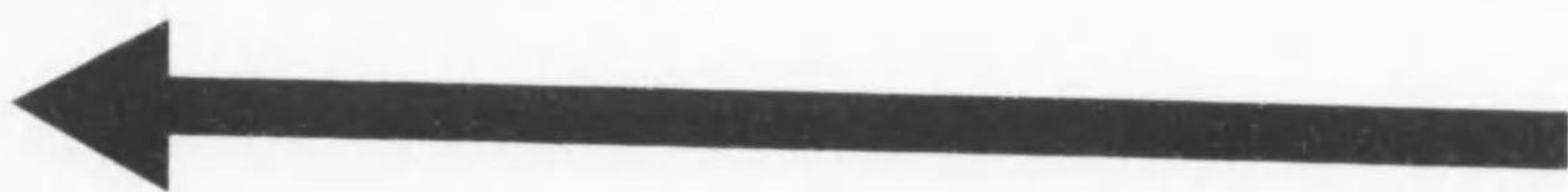
特279

276

第四百廿六號



始



持279
276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七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七

起戊午至庚申凡三年

神宗七

元豐元年春正月庚申朔日食命官詳定郊廟禮文

以王安石為集禧觀使封舒國公 閏月壬辰以

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

知真定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 起呂公著知河

陽召還提舉中太乙宮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

起呂公著

孫孫固

公亮不終

學士知審官院。戊戌，曾公亮卒。上臨其喪，謚宣靖。公亮字明仲，泉州人。以進士至宰相，或謂其識度精審，練達治體，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持祿固位，老不知退，而臺諫亦無非之者。惟李復圭有老鳳池邊蹲不去，飢鳥臺上噤無聲之句。人皆傳之。曾孝寬以父喪去位。除張方平太乙宮使，進退禮秩皆與執政同。方平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方平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措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安石為政，罷銅禁，奸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

河

相業如此亦足羞已

河

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皆山積。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會有星變，詔求直言。方平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為恐懼，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方平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爾。」二月戊辰，詔赦安南戰棹都監楊從先等，仍論功行賞。三月辛巳，帝御邇英閣。沈季長進講周禮八法。乙未，御崇政殿，閱諸軍。夏四月戊辰，塞曹村決河。五月甲戌朔，賜塞河役死家錢。六月癸卯朔，

韓存寶

日食。秋七月癸酉朔，命西上閣門使韓存寶經制

瀘州納溪夷。八月庚午，詔青齊淄三州給流民食。

九月癸酉，交趾李軋德遣使來貢，表求所失州縣。

詔不許。未幾，軋德歸所掠民，乃以順州賜之。其後定

定交趾界

交趾界，復還其六縣二峒。乙酉，以呂公著薛向同

知樞密院事。公著前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

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

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

帝默然。又論前世帝王曰：漢高祖、武帝有雄才大畧，

高祖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

如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武帝雖以汲黯

爲嚮，然不冠則不見，後雖得罪，猶以二千石終其身。

唯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

王業者，以其能屈已從諫耳。帝臨御日久，羣臣畏上

威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言，竦然敬納之。故有是

命已，而又上疏曰：近日數起詔獄，有司酷於鍛鍊，比

至臨決，多從末減。管于公一郡之刺史耳，猶以陰德

有報，况於萬乘之尊，固宜受福無疆，施於萬世。願陛

下親正士，拒壬人，必有忍以濟事功，推內恕以及人

物，于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則易所謂自天祐之，吉

無不利詩所謂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者蓋將以類而應帝曰卿所奏深得人臣盡規之義時獄犴寢蕃而帝繼嗣不廣故及之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為陝西轉運副使八年改三司使洮河用兵資用浩繁向未嘗乏供給用心至到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雖御史有言不聽也故益得展奮由文俗吏得大用以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鉞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

御亂

獻詩可厭
疏更昏又
存舒豈何
也

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卒皆佇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技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監荆南稅張商英獻言曰真壽者不歿真樂者不憂真治者不亂其說以長久冲澹為主上異其言召還上元豐聖德詩一百二十韻帝曰卿不廢學如此邪乃除館閣校勘商英嘗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壻王為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為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議復肉刑帝初即位韓絳曾布嘗建此議至是復

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刑之公著曰不可長者言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議遂寢冬十月辛亥韓存寶破瀘夷後城十一月己亥罷文武官功臣號十二月復置大理獄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猥多乃命復置置景福殿庫上每憤北虜崛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即景福殿聚金帛爲兵賞是年始更庫名

蔣夔

二年春正月丁亥詔以經義論試宗室甲午京兆府學教授蔣夔乞以十哲從祀孔子從之趙抃致仕

抃自知杭州告老退居于衢有溪山松竹之勝人皆羨之二月召知扶溝縣程顥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塾孰無論議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爲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入而已疏奏不納顥復舊任顥治扶溝以教化爲先

上臣諫法

循良

邑素多盜。至是偃息。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顥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于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顥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上是之。畿邑皆得免。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

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飢。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扶溝。盍亦自陳。顥力言。民飢。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飢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顥言。濟飢。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它邑。且取于民。法所禁也。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一
今有故青帳可用之。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扶溝決之邑有犯小盜者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縊尋改除奉議郎仍宰扶溝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選選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旣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願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乃謂之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

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鄰邑民犯盜繫扶溝獄而逸坐是以特旨左調邑人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甲寅日中有黑子自熙寧十年至此凡四見三月庚寅疏汴洛除張方平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迎送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方平不敢仰視師征安南方平以謂舉西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一
北壯士健馬奔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吐氣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蘊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五代藩鎮傾奪之風皆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時習知蠻事者皆服精練師還如其言夏四月己未陳升之卒升之字暘叔建陽人初名旭以進士歷官樞密使同平章事封秀國公深狡多術善傳會以取富貴竭力以附王安石而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五月庚辰詔曰濮安懿王先帝斟酌典禮即園立廟詔王子孫歲時奉

用蔡確

祀。今王夫人名位或未正。瑩域或異處。有司置而不講。曷足以彰明先帝甚盛之德。仰承在天之志乎。三夫人可並稱曰王夫人。命有司擇歲月遷祔濮園。俾其子孫以時奉主。與王合食。而致孝思焉。甲申元絳罷絳工於文辭。而無操持。仕已顯。猶謂遲晚。時論鄙之。以蔡確參知政事。宰相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為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

通鑑卷三十七 宋紀
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賈直文彥博言濬川杷非濬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爲是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事覬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及元絳子耆寧以下皆逮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菽飯餅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餌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

獄

絳爲子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諫院爲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唾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六月戊申命蔡確參定編修傳法寶錄甲寅清汴成是月忠州雨豆秋七月甲戌張方平致仕戊寅詳定朝會儀丁亥詳定郊廟禮儀八月許二史直前奏事修起居注王存乞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筆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肯存與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因對及之乃詔許直前著爲令甲寅詔增太學生舍爲八十齋九月壬辰出

王存

馬步射格鬪法頒諸軍。冬十月癸卯，置籍田令，詔求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為一甲，以輸賦役。乙卯，太皇太后曹氏崩，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侑入見，父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侑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帝常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

太后守家法

不猶愈於事表夷耶

敢不受教。是月，知湖州蘇軾徙知徐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嘗作策畧策別策斷，又緣詩託諷，庶幾有補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擿其語，以為侮慢，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它觸物即事，應口無非，以詆謗為主。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

獄

至是不得已從其請，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之。鍛鍊久之不決，且多引名士，必欲寘之。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小人忌才中傷之乎？」据至于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本憐軾，且聞曹太后之言，而吳充申救甚力，會同修起居注王安禮亦對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

深譴也。行爲卿貴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螫龍知。」今陛下飛龍在天，軾欲求之地下之螫龍，不臣孰甚焉。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誥，革公爲朋比，如盛儔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畧能誦說先王，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從其獄，貶軾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第轍及誥皆坐謫。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劉放，李準，孫覺，曾鞏，王汾，劉摯，黃庭堅，戚秉道，吳瑄，盛儔，王侁，王鞏，王

劉摯

李準

黃庭堅等

鮮于侁高行

安上周敏杜子方等三十二人俱罰銅初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歎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耻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敞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十一月丁亥甫七日十二月乙巳御史中丞李定上國子監敕式令并學令凡百四十條外舍生二千人

李常

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一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

遠立濬子延禧

三年春正月己丑癸巳俱白虹貫日詔審刑部斷議官失入人罪者具數罰之遠出耶律乙辛十與中府乙辛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魏王和魯幹之子淳可爲儲嗣羣臣畏乙辛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兀納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遠主猶豫不決會獵于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始惡其專遂改乙辛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謝遠主即日出之興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爲梁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王設旗鼓拽刺六人以護衛之、生六年矣、二月丙午、以章惇參知政事、丁巳、命輔臣禱雨、三月乙丑、吳充罷、充欲有所爲、每爲王珪蔡確所沮、至是諫官張璪論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遂罷爲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充字冲卿、浦城人、未冠舉進士、作大箴以獻、爲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爲而不能勇退、爲世所少、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于永昭陵、夏四月辛酉、增國子監歲賜錢六千緡、五月甲申、復詔忠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先是渝州獠寇南川、其酋阿訛奔箇恕、熊本重賞檄斬

之、阿訛桀黠、習知邊隙、箇恕匿不殺、會箇恕老以兵屬其子乞第、遂與阿訛侵諸部、時羅苟夷叛、犯納溪、提刑穆珣言、羅苟起端、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爲害不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第、犄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圍、蠻乞降、承租賦、乃罷兵、至是乞第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而以賄招乞第、與盟于納溪、蠻以爲畏已、益悖慢、盟五日、遂率衆圍熟夷羅筒牟族、王宣救之、一軍皆沒、事遂張、驛召存寶授方畧、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

夫處置

存室不終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儒不敢進、乞第送欵給降、存實信之、遂休兵于綿梓
遂資間。六月丙午、詔中書詳定官制、國初承唐制、
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負、類以它官主判三
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
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
任諫諍。其官人授受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
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
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勛爵邑有無爲輕重、
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
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堯樞密副使承旨張誠

楊傑

劉几

樂

一領之。帝自即位於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
有事于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
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几言律主于人聲、
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儒者泥古、致詳
于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器雖
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而
廢、請增之、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
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聶正二舞容節、范鎮欲求一稭
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
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

通鑑卷三十一
乃復上疏曰太常鑄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爲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纜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爲黃鐘則是商爲宮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鑄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鑄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爲八面六

陳祐甫

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埴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秋七月庚午河決澶州北外都水監丞陳祐甫言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溢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壠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壠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瀆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

李垂
孫民先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于海口從之 癸未、彗出太微垣丙戌詔羣臣直言關失、八月乙巳罷省寺監官領空名者、程頤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頤以千錢挂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頤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誠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頤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呂大臨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

剛語可刪

聖至于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也如此大臨曰夫數子之言何如頤曰最後者善大臨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九月乙亥正官名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中書令待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自是以下易名有差詳定官制所上寄祿格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

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文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允帥慶使上平西夏、筴其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癸未、以薛向孫固爲樞密副使、乙酉、加王安石爲特進、改封荆國公、丙戌、以馮京爲樞密使、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薛向罷、以呂公著爲樞密副使、閏月乙卯、加文彥博永興軍節度使、以富弼爲司徒、冬十一月己丑朔、日食、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七

罷章惇

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人謂不愧科名云、二月己卯分東南團結諸軍為十三將、三月癸卯章惇罷以張璪參知政事時朱服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為服所白惇父兪又強占民田民遮訴惇惇繫之開封事併聞遂罷知蔡州、乙巳命官閱九軍營陣法於京城南戊申大閱、夏四月癸亥帝御延和殿閱試保甲乃立團教法、己巳詔罷南郊合祭天地自今親祀北郊如南郊儀、乙酉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

李立之

河

安石理財專為足國為強兵而試之治河治夷無一可者何其陋也

吳處厚

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靡費財用卒無成功、五月戊申立晉程嬰公孫杵臼廟于絳州時屢失皇子承議郎吳處厚請閣門上書云晉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嘗因下宮之難而全

趙氏之孤最有功於社稷。而皆歿忠義。逮今千有餘歲。廟食弗顯。魂無所依。疑有祟厲者。願遣使尋訪冢墓。飾祠加封。使血食有歸。庶或變厲爲祥。是時鄆王疾亟。主上即命尋訪。未數月。得土冢於絳州太平縣之趙村。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大建廟貌。以時致祭。而以處厚爲將。作監丞云。有上書乞擇守令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衆至千餘人。其才難以徧知。立法於此。使象之於彼。從之則爲是。倍之則爲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如漢黃霸自爲俗。先王之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爲

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六月癸未。以河北諸郡蝗生。命提點楊景畧提舉王得臣等。督諸州縣捕蝗。是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伐夏。又言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秋七月庚寅。詔熙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大舉伐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

种諤不終

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遠人所
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
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鄙生之說爾。時執
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爲陛下
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
爲之，則士大夫孰肯爲用？帝不悅。它日，固又曰：今五
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帝諭以無其
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旣無其人，曷若
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
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

固三諫

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氈集兵會伐。
甲辰，韓存寶坐逗留無功，誅于瀘州。以步軍都虞候
林廣代將。時乞第復送款，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
進兵。廣遂敗乞第於納江，破樂共城，斬首二千級。乞
第遁。廣帥兵深入，自發納江，即入叢箐，無日不雨雪。
兵夫疾病死亡不可勝計。徃徃取僵尸，鬻割食之。過
鴉飛不到山，至歸徠州，竟不得乞第而還。時朝廷懲
安南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己酉，
詔曾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詔定選格。初，太祖
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

史

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
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
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
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
之職分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留內銓武選曰審
官西院曰三班院帝自即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
爲唐銓與今選殊異雜用其制則有留礙煩紊之弊
乃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
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
選部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

審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於是吏
部有四選之法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
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教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
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仗司以下非樞
密院宣授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
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
凡應注擬升移叙復蔭補封贈酌賞隨所分隸校勘
合格團甲以上尚書省若中散大夫閣門使以上則
列遷叙之狀上中書省樞密院得畫旨給告身祖宗
以來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

通鑑卷三十八
宋紀
五
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言于帝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除選徒留滯不能精擇，宜歸諸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苟得其人，安有不能擇百官者哉？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除亦廢。八月丁丑，李憲總熙秦七軍及董氈兵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庚辰，又襲破于女遮谷，斬獲甚衆，遂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辛巳，司馬光、趙彥若上所修百官公卿年表十卷。宗室世表三卷。九月己亥，王珪上國朝會要。辛亥，鄜延經畧

趙彥若

高遵裕

曲珍

副使种諤率鄜延兵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萬來救，諤與戰于無定川，敗之，遂克米脂。冬十月庚午，環慶經畧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與夏人戰，敗之，復通遠軍。种諤遣曲珍率兵通黑水安定堡，與夏人遇，亦大敗之。內侍王中正率涇原兵出麟州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耻無功，遂入于宥州。時夏人弃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十一月癸未朔，日食。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

樂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牀、並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牀。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爲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處、爲宮縣明矣。故或以爲配十二辰、或以爲配十二次。則虞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處、甚者又以爲三十六處。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

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八處。太常以謂用宮架十二處、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處、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處。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劉昌祚率番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伐夏。旣入境、而慶州兵不至。昌祚次磨礪隘、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

遵裕不終

陳玘

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才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昌祚亦還涇原，種諤留千人守米脂。自帥大眾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乃引還。初，詔李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陵丁敗之。次于葫盧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貶宣徽南院使陳玘知鄆州。

玘言西師不宜以宦者爲主，帝以爲沮格故，貶。以吳居厚爲京東都轉運使，居厚初爲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閒田，以均給梅山徭，計勞得補司農官屬，轉提舉河非常平，增損役法五十一條，遂擢京東轉運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鈎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以能擢都轉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無閥閥勳庸，徒以言利得幸，由是嗜進之士從風而靡。

五年春正月庚子，貶高遵裕等官。初，夏人聞朝廷大

夏母梁氏舉母梁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楚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種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李憲欲以開蘭會功贖後期之罪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爲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爲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副之以曾鞏爲中書舍

兵法不行

人鞏游于歐陽修之門修謂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成一家言又嘗叙戰國策說苑諸子及梁陳書時謂其可比劉向王安石亦稱其文章世所鮮儷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至是以官制將行命爲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鞏所製訓辭典約而盡二月癸丑朔頒三省樞密六曹條制三月壬辰親策進士是科得鄒浩壬寅鄜延路副總管曲珍敗夏人于金湯夏四月壬子朔日食御史中丞舒亶罷亶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

鄒浩

罷亶

爲錄目、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癸酉、以王珪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爲門下侍郎、張璪爲中書侍郎、蒲宗孟爲尚書左丞、王安禮爲尚書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雖爲首相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叙相、珪確然不加禮

知人而不
能進人退
人為之奈
何

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耻之、確旣相、屢與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言、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蒲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它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爲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

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闈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是時蘇軾居黃州已三年矣，帝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帝手劄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以軾量移汝州，未至，軾上書自言，有飢寒之累，有田在常州。

願得居之，帝從其請，改常州團練副使。軾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呂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榮州人王庠

通鑑卷三十八 宋紀
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究其指歸、常作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故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丁丑、同知樞密院呂公著以興兵討夏、秦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不從、乃引疾求去、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五月壬午朔、日食、戊戌、詔兩省官舉可任御史者各三人、甲辰、命內侍李舜舉同給事中徐禧如鄜延議邊事、六月辛亥、環慶經略司遣將

與夏人戰破之、戊寅、曲珍等敗夏人于明堂川、秋七月庚子、以蔡京爲起居郎、同詳定官制、八月庚申、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宮、帝以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辛未、種諤以行軍迂道降文州刺史、甲戌、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磧爲寇、種諤自以西討無功、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爲然、遣給事中徐禧及內侍李舜

通鑑卷三十八 宋紀八
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請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邪？珪無慙色，聞者耻之。徐禧至鄜延，种諤上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門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

以直覆巢穴。徐禧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爲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諤言若城永樂，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而自率諸將往築之，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

通鑑卷三十八 宋紀
川砦禧括及李舜舉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
永樂九月丁亥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歿初禧等
既城去九日夏人以千騎趨新城曲珍使報禧禧遂
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時夏人三十
萬已屯駐涇原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曰彼若大來
是吾立功名取富貴之日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
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爲沮衆械送延州獄禧
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曰先至者皆精
兵及其未陣急擊之則駭散後雖有至者亦不敢進
此常執也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

高永亨

高永能

曲珍知兵

士卒拒戰夏人益衆進薄城下珍兵陳於水際將士
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
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
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
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
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
奔還蹂後陣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
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
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歿者十六七至絞馬糞
汁飲之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

伐夏師大
敗

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武之敗秦晉困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爲之不食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

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又每臨朝歎曰邊民疲敝如此獨呂公著每爲朕言之於是徙公著知揚州加大學士庚子安化蠻寇空州知州王竒歿之詔贈忠州防禦使冬十月甲寅沈括坐措置乖方責授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曲珍降授皇城使乙丑贈徐禧李舜舉李稷等官各推恩有差癸酉貶知太原府呂惠卿知單州十一月戊寅朔罷御史察諸路十二月丁巳新樂成劉凡所定也丙寅休日帝御延和殿引進對官十人

王奇

貶惠卿

樂

通鑑卷三十八 宋 神宗 八

當

六年春正月丁丑朔御大慶殿受朝始用新樂丙午封三閭大夫屈平為忠潔侯趙槃卒槃字叔平虞城人舉進士積官至尚書右丞平生與人無所怨惡專務掩惡揚善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卒年八十八謚康靖二月丁未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距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眾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眾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未

王文郁

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為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典靈會師之期頃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為熙河安撫經略都總管三月乙未休日帝御延和殿引進對官八人夏四月丙辰曾鞏卒鞏字子固南豐人平生無所玩好唯藏書二萬卷手自讐校至老不倦呂公著嘗言于帝曰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歐陽修雖薦之亦不至大用卒年六十五甲子禮部郎中林希上兩朝寶訓壬申帝御邈英閣講周禮是月遼大雪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

支漸
訾虎

五月甲申、以時暑趣斷開封大理獄、癸卯、詔賜資
州孝子支漸粟帛。是月、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
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
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威、以張虜勢。
六月癸丑、詔御史中丞兩省官各舉可在言事或
監察御史五人。閏月、夏主秉常亦以困敝於兵、令
西南都統昴星嵬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
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
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
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于近歲、尤甚歡和、不意儉人

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構怨、歲致
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効
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
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疆、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
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
毋輒出兵、爾亦慎守先盟、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
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百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惟
乞還侵疆不許。丙申、富弼卒、遣表大畧云、陛下即
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
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十一
歿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
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投勝負。願休
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州
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興
利之臣。爲國歛怨。宮闈之臣。不可委以兵柄。願擇循
良之吏。賑貸存恤。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
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弼字彥
國。河南人。自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之。曰。此王佐
才也。懷其文。以示晏殊。殊即以女妻之。初名臯。旣而
易名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遣使每至。必問其

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
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以司徒封韓國公。家居一紀。
斯須未嘗忘朝廷。卒年八十。訃聞。贈太尉。謚文忠。
以鄒浩爲潁昌府教授。時范純仁爲守。屬撰樂語。浩
辭。純仁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
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謝。秋七月乙卯。孫固罷。以
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八月辛卯。蒲宗
孟以荒于酒色。繕治府舍。過制。罷。以王安禮李清臣
爲尚書左右丞。九月癸卯朔。日食。冬十月戊子。
封孟軻爲鄒國公。辛丑。封馬援爲忠顯王。十一月

宗孟

通鑑卷三十八
甲寅文彥博致仕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以陸師閔提舉成都茶場李稷既歿以師閔代其任權利尤刻稅息倍於稷十二月戶部獻今歲民數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東南際海西盡巴夔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宋元通鑑卷三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九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九 起甲子至乙丑凡二年

神宗九

元豐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德順軍定西城及熙

從祀
常秩

河諸砦 三月壬戌詔賜鬼章寫經紙還其所獻馬
癸亥白虹貫日 夏五月壬戌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楊雄像于廟庭仍賜
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為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為非
是而止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為鄒
國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荀况
為蘭陵伯揚雄為成都伯韓愈為昌黎伯從祀廟庭
六月丙子夏人寇德順軍巡檢王友歿之 秋七
月甲寅王安禮罷知江寧府 八月癸巳趙抃卒抃
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後徙于浙之西安抃為人

王友

白玉
李貴

秦貴

和易溫厚周旋慎密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
可奪歷官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愛民恤獄要之以惠
利為本至于治杭鋤強疾惡禁奸糾慝不少假借蓋
其學道清心隨物順應初無意必晚歲習為養氣安
心之術翩然有高舉之意將卒詞色不亂安坐而逝
年七十八謚清獻 九月乙丑夏人圍定西城熙河
將秦貴敗之 冬十月庚辰饒州童子朱天申對于
睿思殿賜五經出身 十一月丁酉朔夏人寇清邊
砦隊將白玉李貴歿之 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
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

通鑑卷三十九
體爲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光遂與劉敞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

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帝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詔以光爲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八年春正月戊戌帝不豫二月辛巳開寶寺貢院火丁亥命禮部鎖試別所時陳瓘爲貢院點檢官與范祖禹同舍祖禹論類子不遷怒不貳過唯伯淳能之瓘曰伯淳誰也祖禹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邪瓘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遂以寡陋自愧自是得程顥之文必冠帶誦之癸巳帝疾甚三省樞密院

陳瓘

通鑑卷三十九 魏紀
入見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且謂
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三月甲午朔立
立太子
延安郡王傭爲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頽
日問起居高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且陰勅中
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爲踐祚
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
確成謀密語太后之侄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
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
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
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

高公繪

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劔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
誅之旣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蓋無所施
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
戊戌帝崩于福寧殿在位十九年年三十八太子
即位時年十歲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論喪服之制曰
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
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
爲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
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
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大祥旣以日爲之又以月爲

范祖禹

喪禮

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暮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為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耐廟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

從此起念
又不在幽
薊下手

史臣曰：神宗孝友謙抑，敬畏輔相，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為，未幾王安石入相，見祖宗志吞幽薊而數敗兵，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致祖宗之

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已亥，大赦天下，羣臣進秩賜賚有差。庚子，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德妃帝生母也。命宰臣王珪為山陵使。甲寅，羣臣請帝同太皇太后聽政，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不可使小人知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

中旨收

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且不能寐自是驚悸
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
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罷京
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尋詔寬民力有
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司馬光聞先帝
喪入臨時光罷相居洛已十五年矣田夫野老皆號
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有君實至是入臨衛士
見光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
活百姓所至人聚觀之光懼亟還太后遣梁惟簡勞
光問爲政所當先光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爲泰

不交則爲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
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
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
以來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猶岐路近差跬步遠
失千里今陛下新臨大寶太皇太后同斷萬幾初發
號令斯乃治亂之岐塗安危之所分也當以要切爲
先以瑣細爲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
以儉合苟容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是致下情蔽而
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
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皆罪在羣

臣而愚民無知。徃徃怨歸先帝。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誓。詔從之。夏四月丙寅、初御紫宸殿、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宣

極言

布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乙亥、詔以太皇太后生日七月十六日爲坤成節。五月丙申、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于朝堂。值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封詔草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謂其非職而言、罰

宋彭年

王諤

通鑑卷三十九
銅三十斤、光具論其情。改詔行之。于是上封事者千數。丁酉、避僖祖忌辰、以帝生次日十二月七日爲興龍節。貶吳居厚知廬州、居厚在京東最苛刻、劇盜王冲因民怨、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取投諸鐵冶中、居厚聞之、道遁去。至是以言者論、降知廬州、尋責爲成州團練使、黃州安置。庚戌、王珪卒、改命蔡確爲山陵使、珪字禹玉、成都人、徙居開封、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

謝良佐

旨也、專與蔡確比、以沮司馬光、而興西師之役、蓋人品之最陋者云。丙辰、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四百六十一人、是科得謝良佐、以蔡確韓縝

起司馬光

召蘇軾

爲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詔起司馬光知陳州、光過闕、入見、留爲門下侍郎。時蘇軾自登州召還、道路之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

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于是衆議乃止。
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于治，豈亦光有以肇之邪。

召程顥

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時朝政方新，賢德登進，顥雖小官，特爲時望所屬，故有是召。顥以疾不行。六月庚

徐積篤行

午，賜楚州徐積粟帛，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方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給言，書中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辯。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

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聞者敬服。及卒。賜謚節孝。丁丑。程顥卒。顥字伯淳。河南人。卒年五十四。楊時聞顥卒。設位哭寢門。而以情赴告同學者。一時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顥資稟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

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管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管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

通鑑卷三十九
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
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
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
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
路之秦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進將覺
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
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
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教人自致知至于知
止誠意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

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
自大而卒無得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
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
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
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
未有不以爲君子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
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
拘礙而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爲之沛然雖當
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之率皆
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

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
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
明道先生第順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
歿、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
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
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
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道於
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
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
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

數語似傳
未窺其所
至

知斯名之稱情也哉、楊時因顛卒、又見程頤於洛、時
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
去、頤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
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
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丁亥、詔中外臣
庶許直言朝政得失、民間疾苦、司馬光上疏曰、四民
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
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
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蝻間爲之災、幸而收成、
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塲、帛未下機、已非已有、

首言農

通鑑卷三十一
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綿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況聚歛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歛。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今者濬發德音。使畎畝之民。得上封事。雖其言辭鄙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初熙寧六年立法。勸民栽桑。有不趨令。則做屋粟里布爲之罰。然長民之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爲病。至是楚丘民胡昌等言其不便。詔罷之。且蠲所負罰金。興平縣抑民田爲牧

民自言妙

地。民亦自言。詔悉還之。秋七月戊戌。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初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因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歛省刑。去奢無逸。旣至。遂有是拜。公著旣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民懽呼鼓舞稱便。詔罷保甲。

通鑑卷三十九
法初保甲法行于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會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閭應調不勝其苦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十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之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塲無問四時每

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少爲名聚之教塲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八月乙丑詔按察官所至有才能顯著者以名聞九月戊戌上大行皇帝尊謚曰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廟號神宗冬十月癸酉詔倣唐六典置諫官丁丑令侍從各舉諫官二人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罷義倉已卯詔均寬民力乙酉葬神宗于永裕陵丙戌罷

通鑑卷三十九
方田、十一月辛丑、詔民緣山陵役者蠲其賦、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已嘗爲是官、至是、吳居厚貶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旣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鑛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十二月壬戌、開經筵講魯論、讀三朝寶訓、罷市易法、時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

韓川

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爲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爲、况所獲不如所亡、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罷保馬法、貶起居舍人邢恕知隨州、恕博貫經籍、能文章、從程頤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其實天資詭詐、結納名士以冒進取、至是以與蔡確謀立岐王顥事、旣不成、又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日詎、太后怒故貶、

終